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目錄卷之六十八

江西吉安府六

周子恭　劉元卿

劉淛　王爾康

李勳　鄢叔敬

補遺

王思湛　張衡

劉祿　彭與明

劉遜　王學孔

劉慈　傅應禎

劉臺　曾乾亨

劉應秋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六十八

江西吉安府六

龍光

龍光字冲虛吉水人因其子履祥見陽明王先生于虔臺光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絶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尤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陽明陽明恱之以爲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光贊陽明易舟南趨吉安又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

書反間離其心腹陰謀秘計多諸將士所不與知後九年陽明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其紿已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觀釁陽明遣光諭意光單騎入營衆方露刃環之數十里呼聲震天光坐胡床引二酋跪宣　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雅二酋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陽明擒濠以來權閹肆讒公卿猜忌光爲之詭辭款凶遠偵防變得于目授意使而應于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所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于光者陽明既卒功賞不行光抱

耿耿無所向而世亦莫知光之爲奇士也卒年八十有五

郭詡

郭詡字仁弘泰和人稱曰清狂魁岸瑋麗身肥白如瓠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粲然賢于昔業者忽置冊歎曰夫務浩觀者遂其瑰瑋之思也立極藝者著夫周流之跡也拘學則不然循咫尺之諷誦市榮當世此與蛭螾何異喪四方之志矣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于是南窺九疑踐衡嶽轉溯建康東入吳越折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鄉觀容夫子之堂極抵帝里

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譜也其後肆意手摸即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肆爲畫畫不盡又書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以自實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其畫詡心謬之瞪目數屋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踉蹡狂趨吁豕跳號而去隆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怪中常侍蕭敬異其能唱以錦衣衛世官詡言平生不任拘檢且托月者言福薄無貴相苟貴必不利遂力却之　孝皇十五年壬戌詔取天下名畫士郡中推擇詡應詔重遊京師諸學士

間詡多蘊藉不買藝先後慕覩其狀貌各詣門下苟
清狂至無問昕夕無留門既而謁入懽甚起迎之門
延入座數擊鮮貰旨酒飲之詡性雖酒然雖其人毋
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以故諸學士倍貯清狂畫
然不計酬值直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過不報訊先
是寧康王荊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詡爲首
至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
得亦緣手盡家人諷之子貨金錢豐生產怒麾去間
爲蹋踘鬬奕走馬豢猿效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
嗣王敬詡嘗召與語詡見其踢蹀寡慮易發怒欲去

正德五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謝愕然曰是謀將凌其上以此無貴種矣吾不可與之俱蹔水火也故露拙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巳卯反大有端矣謝度其反必刼巳居嘗默默不得志念右貴惟王都御史智權足解脫巳王都御史者名守仁以學爲世儒宗工時假節提軍汀贛乃敬往依之懸畫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間道達武昌至則通訊舉又貴俠者乃候虛無人顧翁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反其黨言得郭謝勝得一敵國

然又況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幣書約紿以好語入見有如逗梗鏦殺之其人跡至武昌搜及細微家不得遂返時論詡適有天幸故窘難得脫陽明高其善解脫對客亟稱之曰鴻鵠橫絕非清狂斯人邪庚辰詡返鄉里髮黲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口以先知退也愈益爲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衢竟以壽考終豈非布衣嘉遯哉

楊訓

楊訓字汝學泰和人文貞公之玄孫也年十歲即能記憶文貞公言行十四爲諸生有名家又故多賜中

秘書于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習聞國家故實明當世之務故文詞數試高等諸生皆避讓而性剛鯁不妄交遊後進者益憚之已見坦直無逛也又多親就甲午選貢上禮部以高等得教諭華亭持已嚴重立規條數十督正諸生諸生不敢餽遺諸被獎與者率取高等而又以義氣倡諸生一時恃爲緩急有司卒無敢凌轢諸生者每御史行縣至皆重其文行法上考顧以不能折節鄉貴人以爲簡已以故久不遷既仲子載鳴舉進士爲潮州府推官以爲能守先太師之祀也遂益無復仕志將自華亭遺載鳴書曰夫

推官者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能不枉者難也今用法者鮮能自鑒也即能自鑒者又不能違上官意指也若是則法安得無枉哉爾小子愼無以爲也久之遷黎山王教授歸過里中無何卒五十七後載鳴陞吏部得贈訓考功員外郎而訓故號天柱山人令縉紳中置教諭考功郎不稱稱天柱山人以志業高官不足稱云所著有執齋朝天教𥧌指衡稿凡十餘卷

周賢宣

周賢宣字仲含萬安人歐陽文莊高弟由進士授繕部主事榷荆稅搜刮弊孔商民咸稱利藩校有小艇

百餘潛行刧掠號滿江紅者盡收之繩以法往來無梗遷郎中會建三殿取材川廣宣建議材料積而不用侵損實多奈何復苦諸省之民中貴人難之宣不少遷屈竟得請故事大役一興中貴人視爲利窟蠅集其中相緣爲奸宣酌估精覈羣閹側目竟出爲延平守至郡以厚風俗正士習爲首務時時引博士弟子誦說經義而一歸於實踐屬島夷弗靖烽火相望山澤亡命乘隙竊發宣用間諜募敢勇潛擒其虜寇患悉平考績擢海道副使其爲海道會倭寇逼城宣帥師敗賊衆於漳浦民用無恐廣賊逋誅入漳郡帥

舟師親躡行陣大破其巢還民家婦女擄者二百餘口是時兵革倥偬方率諸士講道芝山書院辨義利崇正學訪修潔之士躬禮其廬遷按察使特抑豪右恤苦小民者擢右布政會有修郤者假拾遺劾罷之旣解綬與同郡諸君子結社白雲之巔訓廸後進不爲奇僻語惟根諸日用倫常使人自求自悟以是賢愚各獲其益嘗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此聖學宗旨也素恥干謁而邑有大利病則未嘗不盡誠以告邑大夫每信而行之

胡行恭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穎敏強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若以爲常母既沒家無餘貲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

一罪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揉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剌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詣公車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虆不忘當時其誨子以實行爲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能遵其教嘗從雩都何公秦黃公弘綱聞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

學也乃著自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劉文敏

劉文敏字宜克吉之安福人所居東南有兩山屹立並峙學者既瞻望其素養之高不可及以兩山之秀而特起也足以配其德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文敏自幼凝重端確不妄言笑飲食出入必稟命於父母比就塾竟日劬書無少嬉惰既長不治家人生事矜莊堅勵實天植之歲壬午年三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即

褫一夕語族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盍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見王公執侍門墻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爲宗而殫精畢志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騖空談遺忽實行爲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氣滌凡情纖翳勿留意念感應生生化化務協

天則雲銷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性復矣其教人大指如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肅而衷惄及門之士敬畏誠服已在未言之先同郡東廓鄒公雙江聶公念菴羅公時時聚處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文敏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文敏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在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念菴公極論盡洩底裏念菴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既别貽以詩曰嘆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歲壬申五月當誕辰諸子姓上壽畢文敏退居一室稱徵

疾一日忽語其孫弘傑曰吾了當而歸矣明日遂逝
文敏早遊邑庠已擅文章之譽廩食需貢有期矣一
聞正學即棄去不復應試布袍蔬食韜光晦景没齒
不求人知滁陽朱遜泉教寧州乃具薦於學憲存齋
徐公曰劉某養深學粹見大志遠孝友刑家身任斯
道安於躬耕無慕世用乞賜録拔必有裨於當時徐
公嘉之然徐檄聘已先下且欲召之貢文敏竟辭焉
文敏雖投跡林壑遯世不悔而實修彌著撫院學臺
郡侯邑長往往引重知其不可招致則降牒遺緘問
老褒賢以寓其傾企之誠蓋數數然也其教人惓惓

焉一循其本然之知以省克於念慮而實踐於倫物不為奇僻險曠之語歲己巳年八十猶陟三峯之巔坐百餘日已而語門人王時槐曰夫道本自不離非力挽之使不離也又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為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卒之踰月即俎豆于賢祠

劉陽

劉陽字一舒安福人兒時端重若成人恥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從彭石屋劉海源

兩先生受學深器之陽明王公撫虔時陽丞慕之而梅源先生故王公弟子間示之語錄則益嚮往遂專如虔除夕泊舟風雪齒牙下上猶麻木不得伸陽顧津津喜旦日見王公稱弟子王公視其修幹踈眉飄飄有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當享清福已又謂陽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聖人陽跪受教自是日兩謁見退則與冀與君元亨等互相稽切越數月辭歸先是督學使與王公持論不合則發策詆之陽明正學以爲言衆皆謂陽且殿而竟首選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碣山知縣盜警無虚日乃捕殺其魁桀奸

民讐悟於是表孝閭祭節墓民俗丕變邑苦河患陽
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精禱遂自疏濬二十七里待
僚佐如昆弟居碭四年九被薦入拜福建道御史世
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僖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
陽陽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
者以天威叵測衆洶洶歸過陽陽曰卽有譴請自當
之已而迄無恙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陽謂
同列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爾既授疏猶俟當尊謂
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
語官舍蕭然日恒蔬食頃以病乞休執親喪墓棲三

年既除被召尋陪鼎光祿少卿辭不起日與邑士人
談學不倦嘗會復眞群公夜講罷門弟子就陽遮洑
趺坐退若有得也體氣清癯嘗登泰山絕頂游衡嶽
夜半坐祝融峯被羊裘觀海日晚闢雲霞館於三峯
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悠然樂之發爲詩
文自成一家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於
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小溫公之
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
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盖深中學者之隱衷
云又每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

乎七十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即是語推之陽所以孜孜不懈者尚未涯也尋卒鄉人相與祠祀之

劉魁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由舉人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嘉納有詔從雷壇禁中魁上疏自分獲譴先授家奴囊金三兩治後事日蕭然布袍一家奴隨邸中爾疏入震怒杖之廷入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日與楊侍御爵周給舍怡淬礪以不能積誠意感

悟自責諸校爲之感動其年八月神降于箕乞宥三
臣得 旨釋放爲民未踰旬復遣逮者至魁猶在
道先繫弟元北行魁至螺川得聞卽買舟馳赴或勸
潛歸不可賦詩以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 明主萬
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願獻愚衷以死報
國事其言切指執政奉 旨仍舊監着明年祈雪不
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校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明
年宮禁火赦還家魁自幼稟父訓躬操古行旣學於
陽明先生堅志反觀動有依據羅念菴題其墓曰公
自放歸蕭然一布袍共倚宗盟用嚴觀省又曰公大

節炳炳如柱障川而小物隱衷具可撰述雖用不究
韜晦逾密而流風海宇有功於師門也唐伯元曰仗
忠仗節之士世未嘗無而往往徒激于一時者或非
其質也乃若近代則又有謇諤于朝者而顧營苟于
閭巷者其人益不可知矣

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
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
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
人識者知非埃𡎺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

峰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畢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往師事之嘉靖八年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

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啓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于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其家貧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竟辭之荆

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荅書顧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任之于是宿弊頓革貪者懽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年六十

有一其爲學也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于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玆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王公幾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即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即

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葢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得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葢有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

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想得不由存守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貿然不類文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卻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絶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楗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

出以卜治平亡而覺不果隆慶元年　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蕭廩

蕭廩字可發號兌嵎萬安人幼穎異嗜古於學無所不窺已聞良知之說於鄒歐兩文莊所自是隤然見聞潛心理奥嘉靖己酉舉於鄉乙丑舉進士隆慶中由行人拜御史首因地震疏請加禮中宮又引律爭貴人秘獄及論救忤　旨御史某臺議重之會有詔簡風裁御史覈諸邊鎮兵食數時趙相貞吉行大夫事度次用廩陝右至則疏停三鎮入衛兵汰諸崴

府所占標下卒數萬令無得影射以蠹軍屯罷固原
楚府所遥隸護衛出所隱歿田二頃以實邊而歲饒
邸八千金是役也減内帑費歲二十萬餘而什伍不
知大司農憮然心折還視苑牧陜故有牧苑七前使
者多私右之至占邊氓土田數倍而孳息加縮廩請
以苑僕卿貳兼本地藩臬官以絕偏右之弊而盡覈
所泮額均賦之歲羸萬七千金而民牧稱兩利去尋
又奏減袱褐織造歲鉅萬計又上培養景命疏直以
宫掖太廣恩幸太博爲諫　先皇帝初手其疏怒甚
俄而報聞已萬曆紀元首奉　簡命按兩浙吏牘山

積慮至立決如神手雪冤獄以百數奏黜墨吏蠹民
者若干人諸所行罷咸可軌後尤加意教本次第新
宋文憲方正學以下諸公祠又請祀王文成於學宮
不果則肖其像天眞書院而群髦士講肄焉時柄國
方厲講學之禁又疏爭諸司所增歲課及白諸詿誤
礦徒究意相左得 旨以不諳法律切責然以其名
御史卒亦無以中之尋有京營之命俄改視京畿選
太僕寺少卿督京邊馬政故事薊昌諸鎮季上馬數
太僕大帥欲專其事議罷之廩引祖制力爭而止尋
轉太常遷南京太僕寺卿奏減江北馬價歲五萬緡

改光禄寺卿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陝右屬歲大祲再疏請賑又請借沿邊積糧授法哺食所全活無慮百萬會有　詔大嚴天下隱田當事競以增賦希柄臣意廩令如額而止又緬夷以拾麥群行間有所盜竊衆議欲遂勦殺爲功廩曰彼逆虜耶奈何禽薙而獸獮之諭令縛獻首惡戮之因約拾麥不得群十人又不得以兵器從緬夷皆感泣如命乃以所處分疏聞復得　旨以玩寇廢事切責乃賦詩自哂有十年迂氣未消融之句蓋指前浙事云俄又以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先是浙兵譟轅門至辱都御史某群不逞效

尤爲姦大摽城中至擒斬數十人乃定而兵迄用輕
典驕悍如初時議稍減罷之又議置中軍卒以相防
制廩曰卒吾卒耳吾時餉而法馭之何惡之敢生而
藉此紛紛爲蓋令下而諸反側肩息矣是歳以捕倭
功　賜白金文綺先是廩令海上卒即倭非大舉必
生致之以防僞級旣而邏覘若倭船者數十迫而擒
之皆閩出捕魚民也悉解從之遷南京工部侍郎尋
改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乞休不允遂以四月二十四
日卒於位

周　延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以進士爲潛江令尋
調新會戊子召爲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
仁爵上疏言守仁豎直節於逆瑾構亂之時糾義旅
於　先帝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
閩廣八寨底平今欲以一　眚盡棄生平非所以存國
體昭公論也忤　旨謫判太倉州丁外艱起補宿州
歷陞閩廣藩臬值南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採珠
者畏其禁令不敢苛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首
清海洋林成之擾次復溧陽水次之兌以兵部侍郎
兼紱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倖功疏止番舶交易罷

覔萬烏石諸驛歲省數千金召還刑部累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叅贊機務乙卯特 召爲左都御史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廷諸臣者一陟明黜瑕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歛容臺綱爲之一肅延方峻謹潔無他嗜好面顏寒峭人不易合一介不苟取燕坐一室儼如對賔妻子不敢輙至其前官益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屏絕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寮時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鈍兮似迂然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也卒贈太子太保謚簡肅維風編云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

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僦一寓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中曾不至詢其故延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携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乃至于此爲之三慨嘗語今蕭右司寇廩云蕭公亦吉州人也使司寇公覩今士習慨又何如

胡永成

胡永成字思貞安福人嘉靖己丑年進士授溧縣知

縣四年用薦者入爲刑部主事謫和州同知遷徽州
府同知南雄知府復用薦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
瓊崖兵備卒于官年四十有九大要政事必欲其是
非斷於巳而不能以毀譽狥乎人巳以爲是雖貴官
尊官沮之不止也巳以爲非雖甘言游說强之不從
也以是其能者而人亦多忤涇巖邑也民喜訟匿不
受捕乃爲條教使民知令意不在根株有枉抑來自
言即可得理於是訟者無敢囂傲畤儉荐粟公爲司
徒畿內儲蓄多不及數恐一旦緩急無所仰下議郡
縣行之郡縣多虛文相紿獨涇以宿儲廩庾皆實民

所隱稅既不得幸而歲漕所屯厫舍舊在邑者更置灣沚水陸交便比滿考再至涇歲果大饑施給有序涇民得以不困嘗署其廨曰積之者誰散之者誰知我者此罪我者此其爲遠慮又若此南雄當江嶺襟喉天順間於太平橋榷稅助軍餉而郡司其管郡不得人往往有所沒入前守同邑劉實獨以節介鳴於時時人號曰鐵板未成至嘆曰吾縱不能爲劉鐵板將不得爲木板乎既以榷委他倅季一易人以防蠹漁得請因著爲例而民間稅額歲虧者復分遺所屬縣之璅崖之役本以備黎承成則曰凡病吾民者即

黎也何黎之責不此之詔而但欲備黎黎將我有辭矣且黎亦人也使吾有以處之彼食其土烏庸絕乎於是籍畢吏之效尤與彊宗之怙勢者必祗于法

朱衡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初生有群鶴盤空迴翔舍上幼有異質出就外傅日誦數千言年十一補邑弟子文詞嫺美崑山周玉崖手書朱童子銘褒之十四廩于學宮嘉靖辛卯舉江右明年壬辰成進士授福建尤溪知縣年二十一居一歲改婺源聲名日㳡故太宰汪公鋐家在婺源邑有御史行臺太宰以居第近從

使者請使者命衡衡執不可使者弗能奪也太宰之子納婦假閑署置酒召客衡聞樂聲而愕命吏遷之太宰聞狀不樂而薦書日至無以謝衡會徵天下令長入補臺諫則謂衡年少不中格罷毋召已乃擢為刑部主事遷員外郎父疾上書請告里居六年癸卯詣闕復除故官轉本司郎中乙巳奉 命録囚江南會父卒服闋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擢福建提學副使衡藻識精審初試閩邑拔陳公謹為首輒以天下士期之明年廷對第一太宰李公默閩人也子弟家居張甚與同邑生構率奴客市毆生墨其面而曳之吏

不敢省衡曰幸奉尺一爲學吏令貴強辱諸生至此立捕諸李子弟窮治得狀論上御史御史難之曰此獨其爲之不敢以累使君御史不得已從衡而諸李子弟跳之長安爲太宰訢狀太宰嗛之積四歲遷爲四川參政會母卒服闋補河南參政戊午遷山東按察使己未歷左右布政使故事諸郡邑從藩司入賦藏吏以鈞石低昂解戶償補及文書稽滯道理之費或至破產衡命懸秤于前召解戶自兒錙銖之羸皆以予之藏吏負牆而立莫敢竊窺文書朝熱春出關無停旅得全產者無算庚申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山東其年蝗爲災下計郡邑民有得蝗一斗者以斗粟償易之又遣使糴徐市穀麥舟輸河上以貸貧民明年辛酉景王之國侍衛臣僕方舟數百道路洶洶衡先檄郡邑王舟所過不煩里胥一錢幸告吏民謹俟迎送無怖吏民佯諾莫知所出衡乃列役兩岸至即啓行時刻無滯諸中貴人緹騎見所至治辦無以難衡迨王舟出境若弗聞秋召入爲工部右侍郎時衡董工西內　世廟從殿帷望見問偉儀觀者誰以衡名對　上瞪而悅之其明年壬戌改吏部三年考績贈太父父皆爲吏部右侍郎太母母及配皆爲

淑人銜上言臣幸備位列卿蒙被恩寵褒及先世而
本生祖妣未沾一命竊不勝私情迫切請以臣所應
得移贈本生祖妣有詔皆准給與不必移贈自是再
命咸受尚書號乙丑擢南京刑部尚書會河決徐防
運道湮塞　上憂之改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
理河漕自兩畿山東河南大吏咸受節制銜日夜馳
至徐防率四部大吏行視河所決道漲爲平陸濬之
沙隨水壅淖不可足其傍橫流汗漫舟行樹杪力無
所施則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立召見口
對久乃得新渠規度焉始故渠之東有湖曰昭陽河

從西來以湖為滙其勢絕渠而左衡念舊渠即幸可疏安能使河毋趣湖而新渠者乃盛中丞應期所嘗搠開以罷去不就在湖之東河即橫決得湖而止勢必不來規以為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書晝衡廬于河傍晝夜調度六月正午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衣帷濕裂又其時役夫多疾衡親行其中問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感其恩意有流移者聚衆十餘萬竟無他虞其明年丙寅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徙賈販不通流言新渠不便　上命都諫何起鳴往視還

奏故渠難復者五　詔如初議明年渠成凡鑿新渠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二里疏舊渠起留城至境山五十三里萬艘流通頌聲大著　上嘉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衡而龍御上賓
穆廟登極晉衡太子少保加一品秩留經理漕河事又閱歲河渠大備屬大司空缺乃召還掌部事時
朝廷清宴興造頗多所取辦少府常溢舊額衡奏本部儲蓄缺乏不足經費請　勑内監諸臣爲國節約不得濫有取用即仍蹈故習許臣以便宜執請如有異兩不舉亦令臺諫劾臣　穆廟聖明多納衡言

時中貴斂迹　上嘗欲建一閣於禁中命曰光泰召
所司管之材用已具衡上疏諫　上曰朱向書不可
奈何遂罷其營太監孟冲請造鼇山燈棚攤之費可
三萬衡上疏今歲元夕月食方在脩省而與遊宴之
娛糜費材用不稱懼災之義有詔罷報時又遣中官
李佑於浙直織造所增額以千萬衡上疏以爲此太
監陳洪假以取悅不知江南民力困苦已極　皇上
豈以服玩之故忘恤元元疏入亦少裁抑往內監匠
役皆長安無賴子弟竄名冒食不可究詰衡請核其
名實所汰數百千人衣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

得增減部中藏金舊用一郎吏主之不問出入衡請
遣科道監收著爲令司空僦人從貴人關請輒得預
支估值不則稽留至數歲衡乃權其閑劇以次支給
毋敢預請會徐邳河決漂沒官船八百餘艘　上以
衡兼右都御史經理淮邳等河數月告成會　穆考
升遐山陵工作乃趣召衡還部時新鄭去國江陵貴
用事一旦謂衡其被顧命輔理責任至重何以相規
曰　主上冲年踐祚今日要在調護　聖躬愛養元
元如其振作以俟他日江陵曰公不知也　上以大
事托我不敢以因循姑息上負　聖明且人心玩愒

日久修明法制正以庇養生民奚相悖乎不憚而罷會有王大臣之獄連及新鄭衡謂江陵一亥男子闌入禁門一衛士之力耳會內廷以獄下金吾衡謂都督朱公此獄正須速成若羅織不已乇日必有煩言誰執其咎朱公亦悟趣具獄上寘大臣于法群議遂止涿南故有山谿雨水驟發行者多阻諸中貴或入白狀　上以　太后命詔司空建橋衡奏修理橋道乃有司之職今　聖上念及小民德至厚宜下所在興築不足以煩內使疏上　詔發慈寧湯沐金錢司空無與涿州有泰山元君祠都城士女咸往祀之一

日詔司空修祠如法衡又上奏御極以來崇尚儒術
以二帝三王為法佛老異端皆所斥遠況民間私祠
以禍福惑衆又不經之祀而以是祝釐非所以光
聖孝疏入亦遣中使往營武清新貴詔為起第長安
費以數萬衡援故事上請謂武清幸得備肺腑不務
光昭 聖德而非分徼求即欲保全其祚宜少裁抑
之便 上悟亦減其半會左輔賈人從武清關請謂
京邑土可造城磚比臨清道理近于縣官省武清入
其說賈人上書衡奏臨清造磚乃 祖宗舊制一旦
以貴戚故更之示天下私又京邑所造磚與臨清堅

脆殊絶不可用其事遂寢所與中貴戚晥忤類如此
當議建橋廟時相公邀語曰宫中建造亦　祖宗朝常典
若每事執奏恐反難處且近日　上所欲爲其多從
容挽回此等與作未甚有損可少將順也對曰其與
老先生事體不同輔臣以調爕爲事機在挽回部臣
以守官爲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甲戌三疏以病請
壽七十三卒

楊載鳴

楊載鳴字虛卿別號武東廬陵人也其先文貞公士
奇爲時名臣嘉靖戊戌成進士授廣東潮州府推官

行取補吏部稽勲主事累官至通政亮節峻履不媿
其先公詩逼杜文睥睨周漢晚浸淫于王蘇所著大
拙堂稿若干卷惠州志困喻錄并行于世

尹臺

尹臺字崇基號洞山永新人母劉夢神人餽美珠白
粲始有娠大父夢神登中堂而生五歲受小學誦至
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語作而指曰至言也戊子舉
鄉書明年入南雍乙未登第改庶吉士丁酉授編修
乙亥奉　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罷
一切饋餉及覲臺儀節迄不敢言饋事辛丑充會試

同考試官戊申除舊官乙酉同修大明會典庚戌復
充會試同考試官策問及重臣權臣　上覽亟取臣
鑒錄賢奸傳皆覽嘉之感動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
下之望辛亥以舊官兼翰林修撰回坊專理　誥勑
日是所謂代天言也故其言務古雅不爲偶麗明年
主南京鄉試策陳　祖宗馭將制兵甚備錄入　上
覽摘策中數事容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爲對乃
令詹臣世蕃介劉某置酒蹴席致求婚語臣竟確辭
之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
明年陞南祭酒嵩舉卮酒曰何以別不穀臣從容請

曰楊繼盛狂言自取死第顧相公勿貽　主上有殺
諫臣名嵩避席謝臺退爲司業王公材述其事因屬
之王曰頃有王生世貞者亦云王果謁嵩以請嵩諾
而曰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肯決謀諸鄢
懋卿鄢持不可楊竟論死乃海內稍知王救楊竟莫
知出臺也滋任首華典簿廳宿舊太學諸生欣欣向
往遽改北道三茅時鄉士胡直爲句容教諭挈而登
焉浹日慨然語曰吾嘗以新學墮言說鮮躬行遲歸
頗有觸於鄒羅二公且見諸士中操節壓塵不尠則
又喜曰學在吾郡因重相勗已卯　上諭嵩遴忠謹

文臣二人供奉內直意在臺嵩乃以少宰茅公某及
臺名進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　上於
簾內指曰前行者狀元後者學士也二月特傳御劄
令侍郎尹某代拜祭孔子廕臣以金花鑲帶一與一
賀曰　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孰擇
臺曰　上不以某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
奉非敢承　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
初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　上弗懌
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陽為畫無所之而諷諸
朝士朝士皆莫敢對臺獨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

禁民間服內生子語乎嵩用其言以對上釋及　莊
皇卽位首問臺左右莫言或諷自陳白哂曰吾為國
大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　上命同閣臣餘姚李公
主會試事錄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進自擇之語時
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誹乃諭嵩曰尹臺言自養自
擇豈以朕為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詞多習為
玄教語而臺止言玄德或逮青宮字皆拂　上意而
嵩得以行間詹事府缺臺應推補又有鄢懋卿戚者
賄得之鄢故傳嵩慰語臺戲之曰君為都御史乃為
相門傳語客耶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明年丁巳京

察與太宰王公黙陟惟允大司馬譚公少宗伯殷公方面朱君薛君爲郎時以與嵩有郄部欲罷之有附嵩者部欲庇之臺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萬曆元年　詔起原任不允所辭介行與親族決曰吾感主上知遇出即還耳未期再疏乞骸骨遂歸先是嘗割腴田三百畝入社備賑復歸乃別建鳳西書院又割田四百畝給來學早極崇信紫陽暨泰和羅文莊公獨至中年因有窹於大學知本之旨浸與鄒羅二公語合晚年益以明學爲首務讀書至老不倦爲文槩主六經而體裁一準西京詩歌儕建安天寶間無

辨所著詩文及永新志凡若干卷己卯秋感疾卒年七十四

劉逢愷

劉逢愷字虞讓號策齋泰和人生四歲父携入家廟觀時祭教祝詞一過成誦七歲日記數千言十歲屬文有奇思十九補邑庠生辛丑進士授慈谿令有婦與所私者謀殺其子而詭訴子被殺莫知爲誰愷疑中必有伏姦夜夢童子訴冤明旦呼婦庭鞫知其私人殺之獄具復夢童子來謝曰冤幸伸矣上官聞之相顧嗟異自是他邑有疑獄必以屬愷靡不得其情

者邑故苦茶貢上下權需靡厭愷爲定畫一之法以杜公私科擾民旣胥慶會郡守欲均他邑山稅於慈愷對慈有茶稅他邑所無如欲均山稅茶可獨累慈乎守爲屈服慈故苦役法愷爲稽冊覈隱較丁糧多寡爲輕重諸豪右家以次受役民困頓甦會歲饑預粟爲賑備慮民苦艱食請於當道修渠築堰俾貧者得倚募直相拯卹所全活旣衆其秋田且倍收擢工部都水主事適虜犯三輔京師震恐繕城修械諸役繁興愷承檄督治事集而人無怨苦爲兵部武選主事預考軍政以持論不阿著聲巳起擢光祿丞是時

肅皇方有事祠禱費視常加數倍又閹宦王出納恣意索取莫可稽覈務積屢告詘　上供不給　肅皇劄下內閣問狀寺長貳惶懼莫知所對愷曰事當闡久矣先後蠹孔歷歷可考幸　上問宜請自今計月定費格月一　上報章諸出特　旨者別署目庶冗濫可稽覈奸宄無所於濫衆唯唯遂以疏草屬愷援筆具陳詳委亡慮數千言　上覽之色霽　旨下一切如議歲所省費無算迄今著爲挈令其在慈谿日嘗題縣齋楹柱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政暇進諸生於庭反覆以所聞開導諸士翕然向風居常誨

子姓必示以學所從出于孝廉少負才名每以藝成
而下語折之丁卯孝廉得雋報至豈不以一時榮進
爲喜幸惟恐有負遭際時時敎以日用應酬之間操
練此心謙抑敬慎嚴於持已而緩於責人庶乎入道
有基孝廉謹奉敎

周子恭

周子恭字欽之吉安人幼有異質觸目而心解聞言
而機生能超忽於衆之所難而脫落于人之所執少
從谷平李先生游力行所聞砥礪名節譽騰江右以
增廣生舉嘉靖辛卯歲貢第一歲貢故不以增廣生

實自恭始辛丑授湖廣永州府通判至官廉儉逾儒
生嘗奉父母行肉食或不繼即行縣蔬食菹事事已
嘿坐或走學宮說諸生經義其他行罷建措一就已
意大率在慈惠省約人稱為周佛子署居江華主治
盜賊多瘴恭數數往久之得群盜出沒道路與攻守
之宜躬躡屩入猺洞撫諭廖道堅等廖感泣聽命卒
殲九嶷郡盜魁數百人楚大饑臺省遣羅萬金恭挑
不可比再至移通郡在官之食以應分捋其直幾六
十金上不逆令下不病農人服其斂檢郴州廩減上
議易陳化滯可省歲聚文治僧訟當沒貲請市田增

祀濂溪食其裔孫之貧者居五年當道上治狀擢德安同知治如荆歲餘以父喪歸當道廉之給喪費免喪至京師補鄖陽府未上丁母憂殫而病明年癸丑卒于家年四十八

劉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瀟吉安人自幼雄奇穎敏既負笈從伍盡吾伍門業麟經者各有秘錄靳弗與卿奮然曰豈神授耶遂自出杼軸成一家言諸人皆驚詫以爲異入郡爲青原遊與夫語曰昔之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者達旦自兩鄒公子入遂絕響卿聞而惕

然有省兩公子即僉憲汝海官洗汝光氏時自東魯歸嘐嘐以正學倡諸里人卿入山汝海以學嘗卿卿喜動于心歸而陳諸宋儒語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汝海退與汝光心畏者久之時周太守鶴阜羣諸士試卿盡以所學發于論太守大奇以為真儒再出不獨以科名器也入闈遂魁江西偕其師伍及劉侍御輩仍以學相切砥礪辛未業入彀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遂置之殿江陵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卿歸而師事三五吾劉公倡學里中里中勃然興起甲戌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從遊者日衆卿于諸先輩語

淺生厭深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黃安耿司農于蘭溪機稍動至聞耿氏時提生生謂易之一語欣然自信曰孟氏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以此爲學即以此迪人而所刱復禮識仁中道一德諸院歲有常會酉鄉諸習俗爲之一變嘗慨世之學者漫無實履與世隔閡是墮名相俯首冥心鈎深致遠是墮理窟卿與衆人遊春風習習人皆可親然徐而叩之淵懿粹穆人終不可得而及夫使世儒知有眞品有實用卿其人矣或者謂

必學度世有餘于出世一路未必無疑不知卿久學於性命之說豈不有聞顧不欲深語以啟世儒獵等之背耳年六十六卒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晤語測言思問編何莫編先正義方禮律類要明賢宗解婺江證學大學新編行于世

劉淛

劉淛字君東泰和人父爲浙東慈谿令生淛故名五歲能受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稍長有丈夫志目光若曙吐辭音韻洪暢矯矯以氣節自

任年十二讀書爲部齋閣時椒山楊公直諫得罪詔戮於西市終夕遶屋空行至夜半聞已死慷慨歎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著尚志論以爲無愁子隱逸先生明空道人傳無愁子酒也隱逸先生菊也明空道人燈籠也隆慶改元舉江西鄉試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潲謝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後江陵張公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荆王大傳李九標爲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皆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女尚幼且無媒

妨解盟不待寒矣漸乃折柬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見吾稚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汪曰李無子唯一女當分其貲產半予女餘以分同祖親乃獨辭不受曰吾成盟為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癸未下第有故人司選者勸就京秩笑而謝曰士能為大用不能為小用吾不敢當然能為可用不能為枉用君亦信我乎司選曰劉君志自韜落耳久之歷試南宮不遂欲懸車終養亡何毋卒極其哀毀歎曰吾已矣夫二親不

存吾年近艾復遂遂何爲遂投牒不仕明年有司致
公車常費辭不受構終慕堂志孝思也又歎曰士不
得志廟廊則游園亭適志耳遂築園以自怡名之司
空曾公投詩贈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稱漢子
虛辛丑建太子覃恩　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
院都事予冠帶友人勸就之軒然曰吾眞者已弁髦
之假者何爲又感時事欲入燕上書過少宰鄧勸沮
之歸構隱文館見志直指桐城方闡其素高尚無書
不讀欲表其閒且疏薦於朝力以託友人辭之其答
匯侍御書畧曰不佞穷於陽明先生推尊太過或亦

不無緣弟童而習之終其身若臨我父母師保不似世人僅口耳而良知之也天生知者豈必堯舜文孔哉孔子且猶遜其生知自謂好古敏求而已然好古敏求衆人不知孔子獨知之即生知也文成聞關鳥道龍場苦心始悟大學一關舉世習訓詁而文成獨反求諸心以其苦心得悟誠爲困知然舉世安於所習不知困而文成獨困則吾知困者亦生知也又鄒元標曰一日予過而諷公仕公曰劉生傲骨即仕又陶柴桑矣予笑曰柴桑官三月後賦歸來辭膾炙人口子一日不仕何歸乎公笑曰辭中有旣往不可諫

亦悔其仕而非與其覺迷塗而返吾寧不失足迷塗之為愈予曰若然又加柴桑一等矣笑而別一日公復過予論易予曰易之道在復吾輩惟憂擾名場欲場中情識熾如是非毀譽紛如無了期未有不至頻復迷復而滅頂者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吾輩心爲君君爲主則百體從令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卽不遠之復公起而言曰雷陽物也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蓋斂其強陽歸于無有故曰剛反則亨予拜公曰公之廿年樓閣獨處其有得於復之義耶公起拜曰不佞敢云不遠之復惟復以自知而

巳

王爾康

王爾康字道安廬陵人生而淵默兒時常樂跏坐誦書纔十行人謂之癡辛卯領江西省薦明年中會試乙榜例授教職士非年壯連困躓者多不樂就道安少年以母故遂爲南城教諭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傍招提有藏經道安官暇時往繙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分校禮經明年成進士告還才無僮僕寄鄉人試免者舟以歸明年選授行人初禮雲棲爲毗尼師持淨業甚篤復棲心宗要叅叩精猛忽輿行

幹折肱而有悟其使唐又得音予松谷老人見既高
朗所守彌下其行履純密雖衲子中精苦者不逮亦
問為文詞伸紙輒就對客奕移時亦靡厭也夕常端
坐至昧爽脅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畢使上疏謝
病居搖提中無何瘍生左足已右足復瘡瘡大如盂
初病時道安于定中見脛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既逝
歛夕地震動屋瓦盡鳴陶望齡曰當萬曆乙未予從
貴廡于輝潘吏部洙偕為會試同考官潘公懷二牘
視予曰此一取一廢矣君以為何若予曰君所廢其
人佳士不可失也潘君曰然業既裁定當奈何復以

靦乎倩乎倩益振袂言君可憚百反耶吾二人助君爲請竟廢取者取廢者其人即道安也後相從社中三人笑語往事曰豈亦多生香火因緣乎予常問道安入道奚功而可道安曰道無功也予曰無功何以進道道安曰無功之爲功至矣既辭去一書從涿鹿來纔十數字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無功之功難嗟乎顏氏既沒後世之好學有聞躬允蹈之若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之辨吾烏能定之哉

李勳

李勲字功大吉水人父郎溫爲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號爲拙隱君後娶蕭氏生三子而勲在仲少微吃兄熙數苦楚之問不速對輒摑面固忍不啼泣也母見面噴赤疑曰兄汝摑耶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之拙隱君買懷寧有息產勲因留爲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一同舍生咸以課業推勲及背誦諸經子書無遺字其條貫肯綮悉有口傳屢爲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日坐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不得抗學諭

督諸生諸生課業旣無口傳每試敎論未有知揹摘者勲乃日夕爲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聞卽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火夜且具食勞之於是敎諭讓服而諸生亦競于文教舊習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揹學宮倉儲爲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勲白從倉未幾諸生蕭聰齊雲相繼舉而新野地易歉市妖游食甚衆勲病之號于衆曰敎化所以閑風俗風俗不經敎之辱也今聚娼優誘無賴爲奸汙諸生行有樗蒲蹴踘射仕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產廢業父兄

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袁爲之越境而徙勳故爽健善濟事成化乙巳河南大饑流移載道令不能救勳捐俸粥待之多所全活嘗攝縣

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怙索賄勳一一莫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勳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最陞永豐王教授永豐懷順王者賢士也文而下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教王諸子無狀數蒙訴詈及見勳豐頎長髯肩若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眞教授也而輩無若視衛然勳朝王從容授古今賢哲事爲諷王亦從

咨引謝退必起送盡階乃已未幾懷順王薨而長子嗣王不敬喪勳爲書以諫其畧曰臣聞三年之喪天子達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王喪未期而飾袪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續矣臣聞祖訓者　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遠也今有千金之產猶思念其祖父獨奈何輕身犯不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內充馳馬逐獸則氣狂而易竭內外交敝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爇之薪也靡不燼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祿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生親戚婚嫁不時宮室蕪穢殆

未可以聞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攻之不可以
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四曰
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絕射獵八曰馭下
九曰別嫌十曰節用惟王財幸焉書上王頗悔悟而
勳亦有柮隱君喪將告奔王曰嘻吾可一日無先生
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終喪傳王十
六年宮事無弗與聞後王禮意稍衰覺之棄官歸王
弗能留念勳勤勞請進階淮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
上從之家居十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後里中
盜起白晝殺人過勳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

善人遂巡引去

鄒叔敬

鄒叔敬字一之泰和人生而敦樸吐詞恂恂俗所尚機智一不能辨即詿之亦弗爲意人因目爲癡而處士顧心獨喜往往自稱說若獲美譽者雅好施舍損棄金錢率自以爲快歲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而得僞金糴者繫以訟官處士不問誰何輒爲之詰解酬糴者金而釋之已復有嫗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處士聞而赳之如其數與之粟一日還自墓所獲百金於道需而迹其人其

人鄭踦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寠人也貸金六十商于廣三年而得百金今併梢之旦夕當委骨溝壑即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處士從容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為謝處士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却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顧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為市者即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蟇得者輙折其股盎患其逸也處士恒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瀰漫處士欲渡已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兩蝦蟆戲于橋畔諦視久之已欲

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里中人益咄嗟興歎謂處士修德行義報若此也性篤孝友侍其父共翁暮齒曲意色養不違其志身所置產悉劵其父名曰當與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其行誼誠表表一時者哉

補遺

王思湛

王思湛江西安福縣人洪武初由薦辟除四川道御史抗直死職

張衡

張衡字子平江西吉安萬安人洪武乙丑進士授禮科給事中疏奏剴切二十年擢禮部右侍郎二十二年轉左侍郎奏定洪武禮制定式會歲行郊祀選百官行最者十三人登壇分獻衡與焉　太祖屢嘉其清慎以其事載大誥每　宣召輒呼爲瘦張而不名

二十三年九月諭衡同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有司供宴擾民令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議以聞十月衡等奏行遵守凡遇正旦　聖節冬至分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關用每節布政使一千貫在城都司衛所附

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耆民俱赴本司筵宴府有都司七百貫以下各有差州有衛五百貫縣有衛四百貫以下有差無有司衛四百貫所一百五十貫後又議有司官朝覲每員給盤費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錢爲堂食費未幾以言忤　旨卒於官

劉祿

劉祿字子敏江西泰和縣人洪武初由貢士除山東道御史建言謫侯官知縣又言事謫本縣典史永樂初起補河南道尋陞山東副使調廣東疏請養病卒

彭與明

彭與明萬安人洪武中入太學選授兵科給事中建文初陞大理右寺丞北師起擇有風裁知兵事者督察諸將衆推與明遂出淮西至靈璧而何福已戰敗矣與明被執　文皇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裂冠毀棄官變姓名遁去不知所終

劉遜

劉遜安福縣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永嘉知縣選御史建言　詔獄降澧州判官陞武岡知州復裁衆府祿米逮繫　詔獄謫四川行都司斷事陞湖廣僉事

本省副使以忤璫又逮獄奪職尋陞福建廉使致仕

王學孔

王學孔安福人進士性禀醇篤實意御民嘉靖初守嘉興時旱蝗相仍齋戒步禱甘雨時應歲復疫癘乃大洗犴狴又爲發粟賑饑全活甚衆聽訟未嘗妄撻一人有蒲鞭風至豪右有權力者毫不假借更飭育材別館文學駸駸盛矣及遷湖廣副使士民爲肖像立碑焉

劉慤

劉慤萬安人字致卿甲辰進士嘉靖辛亥年出守嘉

與時值夏旱率僚屬齋祓徒跣拜禱赤日中月餘不
懈卒得澍雨歲大稔癸丑倭夷侵境慇撫膺揮涕率
軍民晝夜防守毎寇至洞啟四門入郊關男婦多所
全活且身自出城激勵三軍以致大捷時撫按交集
視師新置督察大臣供膽百出殫力承事纖芥無擾
於民有挾權凌之者侃侃不屈惟以禮自守隱忍以
濟大事其經營平善祟桐四城委曲調停故雖建大
工而民不知費舊額瀕海歲貢黃魚平湖邑民過煕
具疏懇免該部下郡酌議懃極言其非便卒得停免
至於廉介之守終始不渝寛大平易不黍龔黃

傅應禎

傅應禎字公善安福縣人隆慶五年進士由溧水知縣選河南道御史會災異建言觸張居正下獄拷訊遣戍十一年詔復原官陞南大理寺丞告病起補原官卒贈大理少卿

劉臺

劉臺字國基安福縣人隆慶五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福建道御史巡按遼東首發張居正奸惡詔下獄廷杖爲民居正嗾撫臣誣奏謫戍潯州卒居正敗贈光祿少卿廕一子

曾乾亨

曾乾亨字于健吉水縣人萬曆五年進士十一年由合肥知縣選山東道御史建言降海州判官陞大名府推官累陞大理少卿卒

劉應秋

劉應秋號兖陽吉水人萬曆壬午發解癸未一甲三名授翰林院編修丁亥養病己丑復除原官本年陞國子監司業壬辰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癸巳四坊充日講官甲午陞司經局洗馬乙未陞右諭德掌右春坊庶子丁酉陞祭酒己亥致仕壬寅卒文章

大雅不群深有意經濟在國學時約束諸生寬嚴得體皆未竟其施云